



联剑风云录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联剑风云录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联剑风云录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4)

ISBN7-80521-639-8

I . 联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2.25 印张 53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4.50 元 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二十一回 毒雾弥空 群雄遭暗算 金环堕地 恶客遂奸谋

张玉虎心中有数，知道楚天遥的武功比石镜涵高得多，两人的家数也不大相同，看他们的相貌，石镜涵越看越似苗人，楚天遥则似是山东汉子，这两人一苗一汉，地北天南，武功的家数又全不相同，不知他们是怎样合伙来的。

石镜涵用衣袖卷起茶杯，一饮而尽，面上木然毫无表情，随手把衣袖一甩，杯子又回到了盘上。座中有两位精于医道的老前辈，一位是河南的谷竹均，一位是陕西的卢道隐，卢道隐并兼长使毒，张玉虎眼光一瞥，只见这两位老前辈的脸色都很特别，既是惊奇，又似忧虑，都在目不转眼的盯着石镜涵。张玉虎疑心大起，说道：“石镜涵这手扬袖卷杯的功夫有什么特别，值得他们如此重视？”张玉虎乃是从武功方面着眼，心想龙剑虹的铁袖功夫就要比这石镜涵强得多。

张玉虎收回茶杯，刚要退下，忽听得那楚天遥哈哈笑道：“周寨主未免太过委屈张小侠了，要他送茶，实是折杀楚某！”拢袖还了半礼，张玉虎但觉一股劲风扑面，幸而他内功根基甚好，退了两步，仍然站稳，心中方自吃惊：“他怎么知道我的来历？”只听得楚天遥又道：“你师父好吗？”张玉虎的身份被他揭破，只得坦然承认是张丹枫的弟子，垂手答道：“好。不知楚先生与家师是甚交情，晚辈刚才失敬了。”楚天遥笑道：“我和张丹枫的交情吗？哈，哈，你回去问他自然知道。张丹枫教得一位好弟子，样样都出色当行，张小侠，多谢你的茶了！”张玉虎听出他话中调侃之意，面上一红，随即想道：“若

他是我师父的朋友，断不会如此。”

蓦然一想，想起了一个人来，他师父曾经提过，以前山东有一个怪书生叫楚大齐，此人读书不成，转而习武，长相粗豪，却偏偏风流自负，爱作儒生打扮，善使长柄扇子点穴，师父当年送波斯公主入京，曾在皇宫与他见过一面，师父师母双剑合璧，三招之内，在他身上刺了七处剑伤。张玉虎想道：“莫非这个楚天遥即是当年那个楚大齐。他能够在我师父师母双剑合璧之下，挡得三招，实是非同小可。环顾座中，只怕无人是他敌手。”这时，才禁不住暗暗担忧。

周山民道：“原来楚先生和张大侠是相识的，那更好说话了。楚先生可知道我们这次劫夺贡物，张大侠也曾鼎力帮忙吗？”楚天遥道：“就是因为看在张丹枫份上，所以才只要分你的一半。”周山民道：“请问两位在哪里开山立柜？凭什么要来分一半贡物？”

楚天遥笑道：“久闻周寨主是当今豪侠，怎么也带着势利眼睛？难道我们没有开山立柜，既不是什么寨主，也不是什么帮主，周寨主就看小了我们么？”此话一说，等于承认是独脚大盗，独脚大盗居然敢向一座大山寨要求分赃，即算照黑道的规矩，也是从古所无之事。周山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周某只是想请教二位，有何急需，要分我们的一半贡物？”楚天遥大笑道：“从来未听过强盗等钱用才劫东西的。你们从各省武师手中劫得贡物，我们也可以从你的手中要一半贡物。这是先礼后兵，已经很给了你们的面子了，难道还要讲什么道理么？”

楚天遥咄咄逼人，群豪尽皆动怒，周山民沉住了气，说道：“楚先生有所不知，我们劫这批贡物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。我和南方的叶成林岛主，手下有数万弟兄，我在此抵御鞑靼，叶岛主在南方抵御倭寇，手下的弟兄既不打家，又不劫舍，这批贡物乃是劫给他们充作粮饷的。所以各路英雄都来帮忙，并

无一人提出要分贡物。”楚天遥淡淡说道：“我们不理会这些国家大事。我们只知道做了强盗，就要钱财，你们发了这笔大大的横财，不吐一半出来，你就休想善罢甘休！”周山民大声说道：“实话告诉两位，这事情我也作不得主。这批贡物是各路英雄合力劫的。我周某答应了分给你们也算不得数。请两位看在天下英雄份上，不要令周某难为。”楚天遥侧目斜睨，听了周山民的话，冷冷一笑，不理睬他，却对石镜涵说道：“石大哥，这位周寨主和咱们套交情、讲面子来哩。既是什么张丹枫大侠，又是什么天下各路英雄，天大的面子压下来，你说要不要卖他们的帐？”楚天遥说了一大串话，石镜涵仍是木然毫无表情，口中只吐出两个字道：“不卖！”

楚天遥笑道：“周寨主，你做不得主，我也做不得主，我的石大哥他不答应！”

周山民就是泥做的人儿亦自有气，忍不住厉声说道：“两位朋友既不卖帐，周某也不敢向两位求情了。这批贡物并不是我周某一个人的，要周某双手奉上，万万不能。有本事就请两位自己拿走。”

楚天遥哈哈笑道：“对，这才爽快，早知如此，少说多少废话，楚某不才，先向周寨主领教！”

凌云凤霍地站起说道：“劫这批贡物，我也曾出过少许气力，楚先生定然要分，请你问我这口宝剑。”原来张玉虎环顾全场，心想大约只有凌云凤或者是他对手，就悄悄的将楚天遥的来历告诉了凌云凤，凌云凤天生侠骨，当然一说便允，所以第一个站起身来。

楚天遥望凌云凤一眼，脸上忽然露出古怪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天山的凌女侠，你们夫妻两人，一向恩爱，现在却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在这儿？”张玉虎听他的说话，竟似对自己这边的人甚为熟悉，而自己对他们的来历却还捉摸不清，尤其是

那个石镜涵更不知是什么路道，不由得暗暗吃惊。

凌云凤双眉倒竖，斥道：“谁要你多管闲事？”楚天遥笑道：“对呀，你说得对！据我所知，霍天都就是一个不欢喜管闲事的人。但你却为何要在此多管闲事？”凌云凤大怒，拔剑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没工夫听你的瞎话，快亮兵器。”

楚天遥冷笑说道：“你当我是胡说八道吗？日后你将会知道我是一片好心。你再多管闲事，你就管不着你的丈夫了。忠言逆耳，你要是不信吗？也只好由你。”凌云凤气得满面通红，青铜剑扬空一闪，划了半个圆弧，一招“冰川解冻”，便向楚天遥搠去。

这一招“冰川解冻”先慢后快，初起之时，有如层冰乍裂，缓缓而来，待到楚天遥取出他的独门铁扇，凌云凤的剑势便突然加快，就像冰川已经溶解，忽然间倒泻下来！

聚义厅上虽然不乏剑术名家，却哪曾见过这等精妙的剑法？禁不着都喝起彩来。楚天遥也随着彩声赞道：“天山剑法，果然不凡！”话声未了，但见寒光耀眼，凌云凤的剑尖已刺到了他的面门。群雄都道这一剑非中不可，哪知楚天遥却是不慌不忙，将铁扇轻轻一拨，搭着凌云凤的青铜剑一牵一引，但见凌云凤身似陀螺，足跟贴地，接连打了几个盘旋，竟是立足不稳的样子。众人大惊失色，就在这一霎那，但听得楚天遥喝一声：“着！”扇子一合，倏的就点到了凌云凤的“魂门穴”，群雄中有人失声惊呼，哪知这两次的变化他们都料不着，第一次他们以为楚天遥中剑，楚天遥却乘势反攻，这一次他们以为凌云凤将被他点中穴道，谁知心念方动，凌云凤早已飞身掠起，一招“祥云护驾”，铺开了丈许方圆的一大片剑光，向楚天遥当头罩下。

原来楚天遥的铁扇功最擅长以巧降力，相同于太极拳的“四两拨千斤”之理，只要被他的铁扇搭上，不但可以卸开敌

人的劲力，而且可以迫令敌人失去平衡，重心不稳，所以凌云凤的剑势虽然凌厉，仍然被他一举化开。可是凌云凤的剑法轻功也都到了第一流境界，一觉不妙，立即随机应变，反而也借他的牵引之力掠起，楚天遥出手虽快，亦是点不中她。

但见楚天遥在剑光笼罩之下，接连拨了几扇，登时剑光流散，两人都静止下来。

双方试了两招，都已知道对方是个劲敌，不敢鲁莽进攻。楚天遥将扇子摇了两摇，轻蔑笑道：“原来霍家费了两代的心血，所创的天山剑法，也不过是仅仅如此么？”几句话辱及霍天都父子，也就是辱及凌云凤的舅舅与她的丈夫，凌云凤沉不住气，一声斥道：“叫你再见识天山剑法！”青钢剑抖起了一朵剑花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刺到了楚天遥胸口的“璇玑穴”。

楚天遥正是要她如此，原来他的武功讲究的是“后发制人”，拳经有云：“敌不动，己不动，敌一动，己先动！”楚天遥深得个中三昧，不慌不忙，一个“吞胸吸腹”，凌云凤的剑尖又是仅仅差了两寸没有刺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见他扇子一张，反手挥去，凌云凤的青钢剑登时给他粘出门外，但凌云凤亦已料到他有此一着，顺势往前一送，也把他的黏之劲解了。

可是凌云凤却料不到他还有极厉害的后着，刚刚解了一招，忽地听得楚天遥一声冷笑道：“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！”铁扇倏张即合，扇柄一颤，便好似有七八支判官笔同时点了下来。楚天遥这柄精钢折扇，合起来时可当作判官笔用，张开来时，却又是峨嵋刺和刀剑的路，当真厉害无比！

楚天遥这一招有个名堂，叫做“醉仙狂草”，可以在一招之内，同时点敌人的七处穴道，凌云凤给他迫得连连后退，楚天遥点她不中，亦自暗暗吃惊。

当下两人再度交锋，各施绝技，斗了三十来招，终究是楚

天遥稍胜一筹，凌云凤的剑势渐渐被他封住，不论凌云凤从什么方向进攻，都被他抢占先机，轻轻巧巧的用个“卸”字诀，便把凌云凤的攻势化解开了。

激战中楚天遥忽地一声怪笑，跨上一步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铁扇一合，电光石火般照着凌云凤顶门的“百会穴”砸下来，这一下连张玉虎也给吓得跳了起来。刚道凌云凤要糟，忽听得凌云凤也喝了一声：“着！”反手一剑，唰的一声，饶是楚天遥闪避得快，也给她一剑穿过了衣襟。

群雄看得目瞪口呆，连楚天遥亦自莫名其妙，凌云凤的剑势分明已给他封住，不解她怎样会刺中自己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云凤“唰”的又是一剑刺来，楚天遥举起扇子一拨，明明看她是从左方刺来，却不知怎的，眨眼之间，剑尖竟然刺到了楚天遥右肋的“精促穴”，剑招之怪，端的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幸而楚天遥刚刚吃过亏，招数不敢用老，铁扇及时回救，好不容易的才把凌云凤这一招解了。

聚义厅里有几位使剑的行家，不约而同地叫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其实真正的好处在什么地方，连他们也不知道。

原来凌云凤眼见不敌，给楚天遥迫得太紧，无法招架，迫得将最新领悟的剑法使了出来！

她所要创立的这一套剑法虽然是仅具雏形，但她这一套剑法既是以“天山剑法”为基础，又掺杂有“玄机剑法”的精华，再加上她从天下第一武学奇书“玄功要诀”中所参悟的武学妙理，威力之大，不但令楚天遥震惊，连她自己亦觉出乎意外。

这倒不是说她的这套剑法便能胜过霍天都原有的“天山剑法”，若然大家都练到了上乘境界，“天山剑法”的长处在于精纯，而她的长处则在于奇诡，一正一反，正好相辅相成，谁都胜不了谁。可是，她为什么刚才用天山剑法却感到招架不住，

而现在用她新创的剑法却能反败为胜呢？这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她这套剑法完全与一般的剑法相反，楚天遥休说没有见过，连想也没有想到天下会有这样古怪的剑招，所以给她杀得个措手不及。另一个原因是这一套剑法既然是她苦心所创，所以使将出来，便特别得心应手。她逊于楚天遥的地方是功力稍弱，现在凭着奇诡的剑法，正好补功力之不足。若然换是霍天都来，当可在五十招之内，将楚天遥打败。

但可惜她这套剑法到底还只是方具雏形，其中精妙之处，尚未能尽量发挥，楚天遥以守代攻，小心翼翼的又应付了二三十招，凭着他善于借力消势的独门铁扇功，和巧妙多变的点穴手法，渐渐又扳成了平手。

时间一长，但见凌云凤汗湿罗衫，而楚天遥亦已是喘息可闻。凌云凤心道：“我只道乔少少的扇子点穴功夫已是武林绝学，却不道他更在乔少少之上，幸而我最近领悟了一些剑术的妙理，要不然早已败了。”

两个越战越紧，越战越险，群雄眼中，但见凌云凤剑似穿梭，剑剑不离楚天遥要害，好像每一剑都能把楚天遥的身体穿过！而楚天遥的铁扇盘旋飞舞，扇头所指，也都是凌云凤身上重要的穴道，每一下都好像已敲到了穴道上一般。惊险之处，一些年登花甲的老英雄，在一生之中也未曾见过！

群雄屏息观战，连呼吸也不敢大声。与楚天遥同来的那个石镜涵，却在这个最紧张的时刻，摸出了一个尺来长的烟斗，从从容容地抽起烟来。

周山民吃了一惊，晴暗叮嘱谷竹均与卢道隐二人留神，这两人都精于医术，卢道隐而且还是个善于辨别毒性的行家，他闻了一闻，低声说道：“烟味的香气有点古怪，可是却似乎没有什么毒性。”周山民听说，稍稍安心，但心想他在这个时候抽烟，总是有些蹊跷，不过他到底是个客人，于理于情，又断

无禁止他吸烟之理。

这时凌、楚二人刷斗正酣，卢道隐却把全副精神放在石镜涵身上，石镜涵那支烟斗，烟锅特大，所装的烟叶足比寻常的烟斗多上三倍有多，卢道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但见他一口一口地吸进去，鼻孔却不见有一丝烟气透出来。卢道隐心想：“这苗子的烟瘾倒是大得很，他既然能把烟都吞入腹中，谅来最多是迷烟，断不至于含有剧毒。”

卢道隐正自用心推究，忽觉周围有些异样，堆满了人的聚义厅竟是静到极点，连旁观者心跳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来。卢道隐随着众人的目光看去，但见扇影翻飞，剑光闪烁，凌云凤与楚天遥出手快极，每一招都惊险绝伦，双方均是乘暇抵隙，稍沾即退，丝毫不闻兵器碰磕之声。

激战中忽听得楚天遥一声叱咤，铁扇一挥，凌云凤刚自使到一招“横指天南”，“唰”的一剑横削过去，正好被他的扇子搭上，凌云凤的长剑左右挥动，竟然摆脱不开！

但见楚天遥的扇子一上一下，反复转动，越转越快，凌云凤跟着他转，她的剑抽不出来，但楚天遥也不能从她的手中将剑夺去。

倏然间双方静止下来，但见楚天遥的扇子向前一按，凌云凤退了一步，再按一按，凌云凤又退了一步，张玉虎看得心急非常，心道：“糟了！糟了！凤姐姐一败，谁还是他的敌手？”

原来楚天遥起初想用“黏”字诀与“转”字诀夺她的剑，夺不成功，便改用内力与她硬拼，凌云凤的青铜剑已被黏住，摆脱不开，也只好与他硬拼。

楚天遥挟着数十年的功力，自是比凌云凤深厚得多，不过一盞茶的时刻，凌云凤已被他迫得退了六七步。这时观战的各路英雄都以为凌云凤必败无疑，却不料忽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但见凌云凤的剑尖向前一挺，楚天遥的扇骨竟然断了一支。

原来凌云凤在这紧急的关头，忽然想起了《玄功要诀》中所说的“庖丁解牛”的一条武学妙理，庖丁解牛不以力胜，而在顺势利道，击中敌人的要害。凌云凤试一运用，果然得手。

可是凌云凤的青钢剑仍然未能摆脱对方的粘黏之劲，又过了一盏茶的时刻，楚天遥的扇骨接连被她削断了三支，凌云凤也继续后退了几步。周山民与张玉虎都看出了这个形势：凌云凤已渐见气衰力竭，若然她不能在最短时间将楚天遥的扇骨再削断几支，则仍然是个败局。但她若一旦能将长剑抽出，楚天遥的扇子被毁，则楚天遥也难免要受重伤。

这样的形势，双方都是险到了极点，胜败之数，相差极微，休说旁人看不出来，连他们也难预料。张玉虎捏着一把冷汗，正要出去，忽听得环佩摇动的声音叮当作响，石镜涵提着烟斗，先已到了场心，但见他的光头摇了一摇，用着生硬的汉语叫道：“咱们只是要钱来的，不是要命来的。这一对既然难分高下，便照江湖比划的规矩，换过一对来吧！”挂在他耳朵上的铜环，突然飞出一个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正好套上了凌云凤的剑尖，凌云凤的青钢剑在扇上一滑，摆脱出来，向旁斜跃几步，忽然感到一阵晕眩，一跤跌倒！

座中不乏武学的行家，对凌云凤摔这一跤，都感到莫名其妙，他们刚刚见过凌云凤的功夫，论内力或者不及楚天遥，论轻功则有过之，断没有给铜环一碰，就会失了重心，跌倒之理？正自感到蹊跷，卢道隐忽地叫道：“不好！”端起了一碗水，立即走出人丛，张玉虎比他更快，拔出缅甸刀，凌空跃起，先到场心，大声喝道：“无耻苗贼，胆敢在这里施展下三流的手段么？”话声未了，但见石镜涵哈哈一笑，喷出一口浓烟，张玉虎早有防备，一个劈空掌打出，荡开那股迷烟，虽然如此，亦自感到一阵昏眩，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，却还未曾跌倒。

但见卢道隐一口水喷出去，凌云凤也跃了起来，挺剑便刺，石镜涵闪身避过，却冲着卢道隐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是个行家，好，你就先给我躺下去吧！”又是一口浓烟喷出，卢道隐只道他是迷烟，早已服了解药，傲然不惧，迎上前来，哪料石镜涵的手法快极，在烟雾迷漫之中又弹出了一撮毒粉，卢道隐忽地觉得好像有数十口利针，刺入眼中，刚刚喊得出声，便给石镜涵一掌击倒。

这一下群情耸动，所有在聚义厅上的人都奔了上来，石镜涵大笑道：“好呀，你们恃多为胜，正好叫你们见识我百毒神君的手段！”群雄中有一两个在苗疆住过，知道百毒神君名头的人，大吃一惊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但见这一间宽广的聚义厅，已是充满了烟雾，原来石镜涵把刚才吸下去的烟，现在才尽吐出来。这不是寻常的迷烟，除非能完全闭了呼吸，否则用一般的解药实是无济于事。聚义厅中，只听得“卜通”“卜通”的声音此起彼落，那些功力稍弱，忍不着长期闭气的人都已摔倒了地上。

张玉虎见势不好，暗运玄功，闭住了全身的穴道，一个劈空掌荡开烟雾，觑个正着，一刀便向石镜涵斩去。

石镜涵的武功亦自不弱，举起烟斗一挡，哪知张玉虎这口缅甸刀乃是百炼精钢，更加以张玉虎自幼便练童子功，年纪虽轻，功力已差不多可以挤到一流高手之列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石镜涵的那根烟斗竟给他削断。

张玉虎大喜，不待收势，反手又是一刀，但是这一刀却给楚天遥挥扇挡开。张玉虎与他拆了几招，但感胸口气闷非常，却又不敢张口呼吸，忽听得石镜涵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你也躺下来吧！”张玉虎的缅甸刀被楚天遥的扇子搭住，摆脱不开，背心的“归藏穴”竟被石镜涵“蓬”地打了一掌。论张玉虎的本领，本来可以受得起这一掌力，但不知怎的，内脏并未感到震

荡，体中的血液却似忽然间都冲到脑袋上来，张玉虎一跤栽倒，登时也不省人事。

这时烟雾稍散，凌云凤与周山民双双抢上，周山民金刀一摆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搂头斫下，楚天遥铁扇一拨，周山民有数十年功力，非比寻常，那一股阳刚之气，楚天遥的铁扇柔功竟然化解不开，给他冲得倒退几步，凌云凤何等迅捷，唰的一剑刺来，将石镜涵迫得闪过一边，立即一伸皓腕，抓着他的琵琶软骨，石镜涵失了楚天遥的掩护，无法抗拒。

凌云凤若是一剑斩下，石镜涵自要命丧当场，否则稍运真力，捏碎他的琵琶骨，他也绝不能生逃出去。可是凌云凤却想留着他一条活口，一来要查探他的根源，二来要迫他拿出解药，这样缓了一缓，反而着了他的道儿。

原来石镜涵的身上都涂满了毒药，凌云凤的手掌抓着他的肩头，转瞬之间，毒性便即发作，凌云凤忽然感到手心热辣辣的作痛，登时手臂酸麻，这时再要捏碎他的琵琶骨，力气已使不出来了。石镜涵一声怪笑，肩头一沉，立即将凌云凤直摔出去。

周山民功力深厚，他一直忍住呼吸，虽然也感到胸口胀闷，极不舒服，可是仍还能够与楚天遥拼死搏斗。他刚刚见到凌云凤抓着了石镜涵，正自大喜。哪料变起须臾，凌云凤却反而遭了石镜涵的毒手，周山民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忍不住“啊呀”一声叫了出来。嘴巴一张，毒烟立即侵入，支持不住，身躯摇晃，楚天遥扇子一搭，将他的金刀引开。石镜涵赶了过来，“蓬”的一掌，连周山民也击倒了。

楚天遥纵声笑道：“刚才我石大哥的话，你们都已听清楚了，咱们只是要钱，不想要命，可是你们若不给钱，咱们可没法子不要命了。给你们十天的期限，不将贡物交出，周山民、张玉虎、凌云凤这三个人便休想活命！”

就在楚天遥说话的时候，石镜涵又已在烟斗里装满了烟叶，一口一口的浓烟喷将出来，比刚才更加浓了。群雄听了楚天遥的恐吓，无不气愤填膺，但怕吸入毒烟，都不敢张口骂他。

烟雾迷漫中但见白刃耀眼，楚天遥挥舞着铁扇，闯出人群，只听得摔倒的声音、惊叫的声音和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落，杂成一片，摔倒的声音是给迷烟迷倒的，惊叫的声音是给楚天遥点中穴道的，还有一些则是给他打落了兵器的。楚天遥武功卓绝，扇子点穴的手法又快又准，群雄中当然也有武功较高的人，楚天遥若然一击不中，便立即运用铁扇柔功的粘黏之劲将对方的兵器引开。烟雾迷漫之中大家的视线都很模糊，加以石镜涵的毒烟不断喷来，被他迎面一喷的无不眼中流泪，山寨里好手虽多，竟是拦截不住。

混战中忽听得唰唰两声，龙剑虹挥剑疾刺，楚天遥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想不到这个年轻的姑娘，武功竟然不在张玉虎之下！”铁扇一拨，正要施展杀手，将她重伤，旁边又有两口刀劈来，楚天遥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身躯疾转，抡扇急打，但已经缓了一缓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衣襟竟给龙剑虹一剑穿过。石镜涵一口毒烟喷去，龙剑虹急忙飘身闪开，迅即挥袖一拍，龙剑虹的“铁袖”功夫奇诡绝伦，身法又快，石镜涵冷不及防，竟给她打了一下，痛得“哟哟”大叫。可是龙剑虹也给楚天遥的扇头戳中，虽然闭了穴道，却也感到一阵晕眩，她挂虑张玉虎的受伤，无暇与他们纠缠，换了两招，便急忙掠过。楚天遥与石镜涵见大功告成，当然也无心恋战。两人在烟雾迷漫之中冲出了聚义厅，楚天遥哈哈笑道：“今日我不要你们性命，记着十日之期，到时你们若不把贡物献出来，非但你们的寨主不能活命，你们合寨人等，也都要万劫难逃！”外面的一班小头目更挡不住他们，楚天遥说了这番话后，和石镜涵一

道，从容地下山而去。有些敢去追击的，不待近身，便给石镜涵的毒烟迷倒。

聚义厅中乱成一片，这时烟雾已渐渐消散，群雄之中，谷竹均最精于医术，他打开窗户，驱散烟雾之后，替各人检查伤势，有十三个是受了毒烟迷到的，谷竹均一诊脉象，吃了一惊，原来那毒烟竟是用苗疆特有的“金丝菊”制炼的。这种菊花，在有瘴气的幽谷生长，色泽金苏，十分可爱，但却含有剧毒。幸而是在烟中喷出，毒质不算很浓，谷竹均用“还魂散”救治，还可以保全性命，只是以后每人都要患上痼病，一身武功，就永无恢复之望了。其他能闭住呼吸，未吸入毒烟的人，除了内功根柢特别好的之外，或轻或重，也都要病一场。

还有六七个是被楚天遥点了穴道的，这几个都是内功根柢较好的人，所以起初能忍着不吸毒烟。不过被点了穴道之后，抵抗力消失，仍然不免受到毒烟的侵害，幸而救治得快，可免痼病，不过一场大病，却仍是免不了。

但最令人惊心骇目的，却是周山民、凌云凤与张玉虎这三个人，但见他们三人面上都笼罩着一层黑气，谷竹均用力在他们的关元穴上拍，只听得他们喉头咯咯作响，吐出了一口带血的浓痰，眼睛仍是睁不开来，谷竹均探了他们的脉息，连道：“奇怪。”

龙剑虹急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有得救吗？”谷竹均道：“他们受毒甚深，受的是什么毒，连我也不知道。按说他们的脉息早已应该微弱不堪，但现在却很正常。若然有办法能够给他们解毒的话，连武功也可以不受影响！”龙剑虹道：“这或者是因为他们早就含有碧灵丹的原故。”谷竹均道：“是用天山雪莲所制炼的碧灵丹吗？”龙剑虹道：“不错。我凌姐姐下山之时，带了十粒，现在还剩有几粒，可以让那些被毒烟伤害的试试。”谷竹均喜道：“原来是碧灵丹的功用，怪不得他们能保住体内

的元阳之气。不过他们所中的毒，连碧灵丹也不能化解，那厉害也就可想而知。只怕是除了石镜涵之外，天下无人能够解救的了。”

龙剑虹愤然说道：“难道就当真要受他们要挟不成？”凝视片刻，忽地叫道：“咦，这像是七阴毒掌的伤势！”谷竹均道：“什么七阴毒掌？”龙剑虹将七阴毒掌的来历，和周志侠以前曾受过七阴毒掌所伤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我看他们受伤的情状与周志侠当时的情状甚是相同。丐帮的人懂得治这种伤，咱们赶快去请毕擎天来。”但一想毕擎天远在山东，十日之内焉能赶到，不禁垂头丧气。

谷竹均道：“丐帮是怎样治的？”说到这里，周志侠和石翠凤已闻讯赶来，原来他们母子二人病体初愈，周山民不让他们出来应敌，直到敌人走了，山寨的头目才告诉他们。他们一见周山民伤得如此严重，悲愤不已。

龙剑虹道：“周兄弟请稍宽心，你看看这伤势可与你当日的一样？”周志侠道：“咦，是有点相似。吐出的血半红半黑，这色泽也与我当时所吐的相同。”龙剑虹道：“好，你还记得那时毕擎天是怎样给你治的吗？”周志侠道：“毕帮主后来对我说，他放我在沸水锅里，先后换了七锅沸水。我自己记得，在换到最后的二锅水时，我就有了知觉了。他用的那几味草药，倒并非难得之物。”龙剑虹道：“你快写出来，咱们叫人配药。”忽然屋角有人大声叫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说这个话的人乃是卢道隐，只见他在一个角落里颤巍巍地站起来，两只眼睛又红又肿，好像胡桃一般。原来他被石镜涵撒了一把蝎子粉，眼睛伤得很是厉害。幸而他也是个使毒的大行家，急忙走到空旷之地开药水洗眼，然后回到厅中，闭目听众人谈论，这时听得龙剑虹自作主张，要将周山民等人的伤当作七阴毒掌的毒伤医治，忍不住叫了出来。